

申冤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也是一位公民从蒙冤冤狱到洗清罪名的实录。
这是一幅现实社会生活的画卷，也是一曲牢狱经历的悲歌，人情冷暖，官场善恶……人性，在这里展示着她的美与丑，刚与柔，
申正义之愤，诉不白之冤，坎坷曲折，荡气回肠。

覃儿健 / 著

覃儿健／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申诉/覃儿健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63 - 4729 - 7

I. 申… II. 覃…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1779 号

申 诉

作 者: 覃儿健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00 千

印张: 21

插页: 1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29 - 7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傲骨梅无仰面花

——代序

不认识覃儿健,名字很陌生。但是覃儿健的这部小说,我仔仔细细地看了。说实话,看得我很憋气,很郁闷,很伤感。这也许正是作者刻意营造的艺术氛围吧。诚然,更是一种写实——影射了我们这个社会机体中有待健全、有待完善的一面。

一位在经济改革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领导干部,只因为坚持原则,得罪了贪赃枉法的上级,竟然陷入了一场长达一年的牢狱之灾,踏上了漫漫四年的申诉路。令人发指的是,一些官员竟然仅仅为了面子,居然就在明知是错案是冤狱的情况下硬要判人有罪!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阳光下草菅人命的非人道的“面子工程”着实令人扼腕!在这种完全由个别人私欲织就的阴霾下,公民的自由、权利,成为他们交易的砝码。他们的逻辑是,说你有罪,你没罪也是罪,想要关你,没理由也要关你。

小说主人公的经历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一个”,小说营造的环境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这使小说多了一点可看性——毕竟多数人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为官清正,难敌垢病加身;刚直不阿,怎奈牢狱消磨。这样的人间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悲剧,丑陋自私一旦侵蚀了司法尊严,什么样的悲剧都有可能发生。在这个意义下,冤狱就是全人类的,而不独中国有。英国男子霍奇森,因被裁定奸杀一名女子,坐了27年牢房。直到最近借助DNA检测,才获得上诉机会并被法官撤销罪名当庭释放。据称,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冤狱之一。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也是一起因为执法者的面子形成的冤狱。因为,DNA检测并非现在才有的技术手段。早在11年前,送霍奇森入狱的刑事鉴定部门就以“时间过久,已经找不到现场留下的精液”为由,拒绝为平反这场冤狱作新的测试,以致可怜的霍奇森平白多坐了11年牢。

全世界都在呼唤司法公正,正说明我们的司法还有很多的不公正。

正如昆德拉所说,要理解现代社会,这两个词是不可或缺的:法庭和审判。因为只有这样的境况下,公正才是最脆弱也最敏感的,只有小心翼翼,它才不会被打碎,不会蒙垢含污。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这么几个字,实现起来却是何其艰难!掩卷长思,足堪一叹!

从阅读角度说,这部小说一波三折,百迴千转,缠绕纠结,深刻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官场现实,令人抑郁,也发人深思,是一本比较好看的小说。读进去,主人公的冤屈和愤懑会时刻牵动着读者的心。书中刻画的几个人物,坚强的妻子,好心的管教,有良知和良心的干部,富有正义感的律师,包括那些被冤屈和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都写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很“生活”,也很真实,为本书增色不少。

这部小说主人公的遭际,使我们想起卡夫卡的《审判》。只是,铁汉到底不是约瑟夫·K。卡夫卡变异的思维符号与中国式的抗争精神也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两相比较,我尤其为本书主人公的精神所感动!他的坚持、坚韧、坚忍,捍卫了他的尊严,也捍卫了司法的尊严。这位铁汉不愧为铮铮铁汉,他不屈不挠,只为一个清白之名,敢于用正义的长矛去止住邪恶的风车!这种为了一身清誉九死无悔的精神,是污泥浊水中的一泓清泉,值得钦敬、感佩!

板桥道人有副对联说得好:“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竹不倨傲自矜,虚心有节;梅不媚俗,花蕊决不向上,骨气品格为人称道。我以为,小说的作者也体悟到了这一点。竹和梅,尚且知道虚心硬骨的力量,何况人呢?人这一生,不怕低头,怕的是低下去,再也没有勇气抬起头来。有时候,低头也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历练,经受得起,承担得起,托举得起,才能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也才可能成为无须“仰面”的人。

吴金良

2009,4月3日于雍和宫

上
部

羈 押



1920

1921

1922

“叮咚”，门铃响起，虽然是那种温婉悦耳的门铃声，可是夜已静了，静寂中骤然的这么一声，也显得有几分急迫。

铁汉下意识地瞧瞧壁上挂钟，心里嘀咕：“都十点了！是谁这么晚了还上门呢！”他愣了愣，觉得多半是敲错了门的，遂继续忙着手里的事，耳朵却竖起来，听着门铃是不是还响。

这是2001年8月24日晚。虽然已经立秋，白天仍是溽热难耐，有点桑拿天的威势。及至太阳落山，夜幕四合，积攒了一天的热气又开始蒸腾，反又多了几分闷热。前一阵铁汉公事外出，回家没两天，一直在忙，今天才抽空陪着妻子宋媛到弟弟宋戈家吃顿晚饭，回家时就已经很晚了。进屋后宋媛连叫“好困好困”，包一扔，上楼进卫生间洗澡去了。铁汉心下明白，老婆喊晒，多半是一种暗示。小别多日，老夫妻也该有点小温存。外面热，进屋更觉得热。他脱下长衣长裤，换上居家的宽松短裤。想起回来后洗的衣服还晾在阳台上，遂起身收回晾干的衣服，坐在客厅里慢慢折叠，等着老婆洗澡。

门铃又响一通。这该不会是敲错门了，铁汉放下手中衣服，不急不慢走到门边，隔着门问：“哪个啊？”

门外有人答：“派出所的。”

铁汉一怔，赶紧打开了防盗门。心里却有了几分不快，这么晚了派出所的跑来干什么？还大呼小叫的，叫邻居听见了，好说不好听啊，以为我惹了什么麻烦呢。

门一开，铁汉吓了一跳：门外站着十几个人，看去黑压压一大片。说是派出所的却没有一个人穿警服。铁汉有些狐疑。“办个事用得着这么多人吗？又不是来打架！”他没好气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前面一个年轻人，铁汉看去有些眼熟。他将铁汉打量一眼，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问：“你是铁汉吧？”

“是的。我是铁汉。”

“啊，这样，我们是黎坪派出所的。有个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铁汉瞧了瞧面前那一大帮人，心里不太高兴：“明天不行吗？这么晚了，我要休息哩！”

那人说：“不行，事情很急。”

“那就……”铁汉略作踌躇，终于让开身子，“请进吧。”

十数人一窝蜂拥进房来。

铁汉一边收拾散放在沙发上的衣物，一边勉强客气：“你们……请坐吧。”

这么多人，坐也没处坐，声称是黎坪派出所的人目光游移，打量着铁汉的家，没说话。

看样子这个人是带头的，他不说话，一千人也都沉默，气氛就有点压抑。铁汉心里愈发忐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这么一帮人，深更半夜来找我，既不穿官衣也不亮证件，进来了又不说话，这算干什么？他打量着跟进来的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挺严肃的神态，可是似乎谁也不愿与他的目光对视。他看看谁，谁的眼睛就赶紧去看别处。这样的沉寂其实也不过就是十几秒钟的事，但是在铁汉的感觉中就显得格外漫长和无法忍耐。他有点赌气，一张脸放下来，顿时沉静如水，显出几分威严。

总算有人打破了沉默，人群中闪出一个大个头青年，粗俗地挺挺肚子，伸手指了指别在腰间的一个有机玻璃牌：“干脆直说吧。铁汉呀，我们是大阳市顺阳区检察院的。有些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检察院的！”铁汉满脸错愕，检察院有什么事找我呢？他打量那人一眼，试探着问：“想了解什么？是在我家里吗？”

“不，你跟我们到检察院去一趟。”

铁汉立即感到一种不祥。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心想：“有什么事需要我到检察院去一趟呢？难道有什么人告了刁状？罢了罢了，去就去，平日未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什么事说说也就清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稍作沉吟，坦然说：“好吧，我换换衣服就走。”

声称是黎坪派出所的那人晃晃脑袋随口道：“么得卯换场，去去就来。”

铁汉勾头瞧瞧自己的身子：“那不好吧，出入司法机关，穿个短裤太不雅观。还是换换的好。”说着，选了件T恤和休闲长裤向卫生间走去。令铁汉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前面走，身后居然跟上了两个人。铁汉别别扭扭在卫生间穿衣换裤，那俩人一直冷眼旁观寸步未离。情形不妙，问题远不像黎坪派出所那人说得那般轻巧，什么“去去就来”，纯粹是糊弄人！“看来检察院是当案子办了！可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值得检察院大动干戈呢？”他放慢手脚一边慢慢穿衣一边冷静思考。想去想来，硬是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值得检察院立案查处的。

卫生间空间狭小,更显得闷热。铁汉伸手想打开窗户透透风,不料却被一声断喝吓了一跳:“干什么!不要开窗户!”这一声喊惊动了别人,马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好几个人奔了来看究竟。铁汉又好气又好笑,看这架势,如临大敌啊。什么事至于这么紧张呢?

经过这小小的一场骚乱,铁汉反而镇定下来:“心里没鬼,有什么怕的呢。去去就去去,或许真如那人所说‘去去就来’呢。”

换完衣裤出来,铁汉对那位大个头青年说:“我给我爱人打个招呼。”

大个头青年眨巴着眼睛想了想问:“你爱人在哪儿?”

铁汉抬手向上一指:“她在楼上洗澡。”

大个头青年点头说:“可以。”

于是,铁汉一边上楼一边盘算该给爱人说点什么。可扭头一看,身后依然有俩人跟着。他终于忍不住了,板着脸道:“她在洗澡哩!你们也……”

后面俩人略作迟疑,依然寸步不离。

铁汉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往楼上走。因有生人在后,为避免尴尬场面出现,他急中生智,上楼时故作高声:“宋媛,宋媛,检察院找我……”

宋媛正在卧室更衣,压根儿不曾想到有外人入室,也没听清铁汉叫声。所以,当铁汉立在卧室门口时,他身后自然便多了几双陌生的眼睛。

伴着一声惊叫,宋媛慌忙抓起一条浴巾捂住身子。

铁汉心里冒火,口里却淡然说:“……顺阳区检察院的人找我有事,我得去一下。”

宋媛愕然问:“么时候回来?”

铁汉朝身后歪歪嘴,故作轻松地道:“说不准,也许很快,也许……”

宋媛大张着嘴,欲言又止。

别了宋媛,铁汉径直走出房外。出门时,他还在心里反复叨念:“我会有什么事坏在他们手上呢?无非是一场误会。”这么想着,他就走得轻松、走得坦然,以至出门时都没有向屋内作告别回望。

铁汉在这十几个人的簇拥下,走下三楼,走到小区场坪中。场坪上老早就停着好几辆警车,警车周围,黑压压都是乘凉还没回家睡觉的小区居民。见到这情景,簇拥着铁汉的人们立即分散开来,四处驱赶着看热闹的人们,让他们站远点。几名着便服的年轻人将铁汉带至一辆三菱警车前,大个头青年打开车门,冷冷地说:“上吧。”

铁汉这才注意到,警车正“呜呜”低鸣,连火都没熄。司机正全神贯

注地坐在驾驶室里,随时待命出车。一切迹象表明,检察院的行动不像是一般传唤,倒像是逮捕要犯。面对远远围观的小区居民,铁汉突感心里不是滋味,好像当众被人扒光了衣服,脸上倏地起了火辣的感觉,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战。他立在警车前,迟迟迈不动腿。

大个头青年在后面轻轻推了一把:“上吧上吧!”

铁汉踉跄一下,连蹬带爬上了警车,坐上警车后排。两名检察院的人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

大个头青年一步搭上警车前座。警车“呜”地一声驶出小区,驶向夜幕下空旷寂寥的大街……

2

借着昏黄的街灯,依稀看到顺阳区检察院大楼正在装修。铁汉下了车,抬眼望去,高高的脚手架纵横交错,把夜空分割成许多不规则的图形,显出几分鬼魅般的狰狞。院内黑黢黢的,一片狼藉。铁汉高一脚低一脚踩着地下的棍棍棒棒,摸着黑穿行了好一阵,被人带到了一间刚刚装完隔音布的审讯室前。

大个头青年没再过来。

审讯室射出一道刺眼灯光。铁汉从黑暗处突然来到刺眼的灯光下,顿感眼睛不适。他抬手揉了揉眼睛,举步踟蹰,只听后面有人催促:

“进去耶!先坐一坐哩。”

铁汉停了片刻,待视力恢复后,极不情愿地走进审讯室。审讯室里弥漫着强烈的油漆气味,他耸了几下鼻子,在审讯室里来回走了几步,而后在一张茶几边坐下。

甫一坐定,一个矮小精瘦戴着眼镜的男人走进审讯室。他瞧了瞧铁汉,想跟他打招呼,不料刚张嘴就听到室外有脚步声。这人忙环顾室壁大声道:“哟,这屋里一股生漆味道,呛鼻子。”

跟着又走来一个人。此人武武敦敦,蓄着平头,也戴副眼镜。铁汉认识此人,他叫朱军,是宋媛同学艾珍的老公,不久前铁汉还陪宋媛到他家打过牌。不过他没跟朱军打招呼。他明白,在这种场合跟熟人打招呼是不合时宜的。

朱军立在门边看了看铁汉,像压根儿不认识一般,他低声对精瘦男人嘀咕几句,转身走了。

精瘦男人夸张地嗅了几下鼻子,干咳几声,自言自语:“哎呀,这屋

里味道好难闻。”而后转身拎来一把椅子，坐在门口。

铁汉心里明白：这叫监视。他心里怪不是滋味，脸麻麻的，心律渐渐加快。

院子里一阵躁动之后，渐渐复归平静。

铁汉的心忐忑着，反复揣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检察院有没有弄错哟……”

精瘦男人瞧瞧过道无人，突然对铁汉轻声道：“铁局长你莫急，问题不大的。”

铁汉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样的场合下，这个人会向他透露这样的信息。

他惊奇地问：“你是？……”

“我叫丁峰，和你爱人宋媛是同班同学。”

有如茫茫大海中忽然漂来一根稻草，铁汉立即紧紧抓住：“我究竟有什么问题哟？是贪污了还是受贿了，值得你们这样大动干戈？”

丁峰扭头瞧瞧过道，压压手示意铁汉轻声，而后做神秘状轻声道：“据我所知，是政治因素，估计问题不大……”

“政治因素？！”铁汉感到莫名其妙，“什么叫政治因素？什么是政治因素？我又不和别人争长论短，我碍着谁了？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也是问题呀！可我反三复四地想，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的屁股干得很哩！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丁峰正欲再说什么，过道上又响起了脚步声。他赶忙轻咳一声，敛容正色，将双脚夸张地蹬在门框上，双眼微闭做瞌睡状。

朱军拿着一叠笔录纸走进审讯室，盛气凌人地瞅了铁汉几秒钟，扭身踱起步来。踱了几步忽然问：

“铁汉，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叫来？”

铁汉摇摇头：“我不晓得，正要问你哩！”

朱军轻蔑地笑笑，忽又板起脸道：“这样吧铁汉，我们就不绕圈子了。你把你任顺阳区旅游局局长和兼任红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的经济问题一个一个写出来。”

铁汉抬眼瞧瞧朱军，忍着心中的愤懑没有做声。

朱军边踱步边说：“你今天写出来的，算是你主动交代的，今后处理的时候可以从宽。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希望你不要错过……”

不待朱军说完，铁汉忍不住接口道：“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你们这不是讹诈人吗？告诉你，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朱军突然在铁汉面前站定，手指几乎点在铁汉的脸上，声高八度：“你敢说你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你能说这样的干净话？你把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朱军说着，转身面对丁峰，“你把他说下的话给我记下，一字不漏，”忽又转向铁汉，“你再说一遍，你把刚才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铁汉腾地站起身，瞪圆双眼冲朱军一字一句地道：

“我有没有经济问题难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吗！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在任顺阳区旅游局局长和兼任红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朱军愣了愣，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我说你们这些人啦，一个个全是这个德行。什么呢？不见棺材不流泪！开始叫你们主动交代，你们都咬断铁钉鸭子死了嘴巴硬，最后问题一出来，一个个哭哭啼啼要求宽大处理。我们是吃这碗饭的，像你这样的人见得多了。”

“简直是羞辱人！”铁汉心中怒火陡然升腾。他怒目而视，本想跟朱军大吵几句，可转念一想：“跟他吵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垂下眼帘，语气缓和地说：

“朱军啊，在这样的场合我本不应该和你攀朋认友，可为了说话方便我冒昧叫一声你的大名。你老婆艾珍和我老婆宋媛是同学又是好友，我们打交道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我的为人处世别人不知道，难道你朱军还不知道？我向你保证，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同时我也提醒你，你们千万别弄错了。”

朱军一时语塞，想了想，语气低缓地说：“好吧，该说的我都说了，纸笔摆在你面前，写不写由你，怎么写也由你。你看着办吧。”

朱军说完，一扭身走了。

铁汉瞧着朱军的背影，一腔愤懑无处发泄。这人是不是吃错药了？平日兄弟长兄弟短的亲热得不得了，关键时刻一根头发丝遮得住脸！

这里是什么地方，铁汉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闹脾气发火是不起作用的，他坐在茶几前一动不动，出了几口粗气，慢慢平静下来，细细清理思路：“我有什么经济问题呢？”

思前想后，不得要领，蒙受不白之冤的委屈情绪逐渐又回来了，忍不住长叹一声。

坐在门口的丁峰见铁汉气得满面铁青，忍不住劝道：

“叫你写你就写吧。有问题你就写问题，没问题你就写没问题，总不能让人家说你态度不好嘛。”

铁汉没好气道：“没有问题有什么好写的。”

丁峰意味深长地说：“你想想吧……这是个姿态问题。”

铁汉瞧瞧丁峰，心里揣想：丁峰这人看样子生得细眉小眼，可在这种场合下能够冒着风险透露一星半点的信息，真是难得。凭这一点判定，丁峰还有人情味。既然他暗示“有问题写问题，没问题就写没问题”，总有他一定道理。于是他拿起笔，在笔录纸重重写上一句话：

我在任顺阳区旅游局局长和兼任红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写完后，他坐在那里闭目冥思，对丁峰说的“政治因素”进行急速解读。会有什么政治因素关联着我呢？我没有政治野心，自然不会在官场上与别人斗个你死我活。不过大阳市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旅游局长的位子显得很重。改制后的红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如今正如日中天，每年有近三千万的营业收入进账，其董事长的位子肯定也让人眼馋。可问题是，自己现在已经不在这个职位上，调到区文联那个清水衙门去了。狡兔既死，走狗亦烹，还会碍着谁的事呢？谁还用得着下这般毒手呢？铁汉搜尽枯肠，怎么也想不通。

他悄声问丁峰：“我是一头雾水啊！丁峰你既然是我家宋媛的同学，你能不能给我说得明白些，我得罪谁了？”

丁峰摇头轻声道：“这个……我不好说，弄不好要丢饭碗的。”

铁汉见丁峰为难，没有再问。

丁峰想想又道：“其实……你是在官场上混的，很多事我不说你也知道，你是局长是领导干部，又是大阳市的人大代表，一般人想整你也整不倒啊……”

丁峰点到为止，铁汉似有所悟：“难道是……”

铁汉想到了顺阳区委书记雷家。

“不可能吧？”铁汉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断。调文联时雷家书记还亲口对他说，来年区政协换届让他当区政协副主席哩！不过，丁峰的话说得在理啊。区直单位的一把手、农村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都是区委常委管的干部。没得到区委书记的批准，检察院是不可能立案查处的。难道真是雷家书记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铁汉左思右想，心里真是乱透了。

丁峰坐在门边，双眼紧闭，像是睡着了。

枯坐了两个小时，朱军又来了。他躬身看了看茶几上铁汉写的“交代”，撇了撇嘴正想说什么，手机忽然“滴滴”地响了。

朱军“哦哦”着，边接边走出审讯室，来到门外过道上。

铁汉仔细静听着朱军的通话，隐约听到朱军说到办公室钥匙一事。他心里不免一沉，立即意识到，检察院将会对他办公室实施搜查，并由此推断检察院已经对他的住宅实施了搜查。

果然，朱军关掉手机后返回审讯室问铁汉：“你的办公室在哪里？”

铁汉说：“在区文化局三楼西头第一间。”他心里想，我的办公室里啥也没有，不相信你们就去搜吧。

朱军静默片刻，对铁汉说：“走吧。”

铁汉问：“去哪里？放我回去啊？”

朱军木着脸：“回去？你想得简单。事情没搞清楚哪能就回去哩！”

“那去哪里呀？”铁汉明知故问。

朱军挥挥手：“去你办公室。”

铁汉走出审讯室，走过脚手架下的长长过道，来到检察院大门边。检察院大门边停着一台警车，警车边站了四五个人。区检察院距区文化局仅一街之隔，走路也不过几分钟时间，可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还是将铁汉押在车上。铁汉瞧瞧身旁的两个人，只觉浑身不自在，但事已至此只得由着他们。

走到文联办公室门口，朱军将钥匙递给铁汉：“请你把办公室的门打开。”

“干什么？”

“我们要对你的办公室进行搜查。”

铁汉脑子一转，忽然向朱军手一摊说：“给。”

“给什么？”朱军指了指铁汉手上的钥匙说，“不是给你了吗？”

铁汉说：“不是钥匙，是常识。”

朱军想了想，到底没想起什么叫“常识。”

铁汉语带讥讽：“你的搜查证呢？”

朱军这才明白铁汉说的“常识”是怎么回事，一时有些尴尬，自语道：“哟，忘开了。”随即扭头对丁峰道，“你快到公安局开一张搜查证来。”

丁峰极不情愿地去了，边走边嘀咕：“哼！真是乱弹琴。”

大约半个小时后，丁峰来了。朱军从他手中接过搜查证，看了看，正身子，对铁汉大声宣读：

铁汉：你因涉嫌经济犯罪，为搜集犯罪证据，决定对你的办公室实施搜查。顺阳区公安局。2001年8月24日。

铁汉也犟性,硬是等朱军宣读完搜查证后才肯打开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非常简陋,一桌一柜一沙发而已。准确地说铁汉从旅游局调到文联,总共只有十四天时间。来时区委书记雷家给铁汉谈话,要他暂不上班,可做一段时间的市场调研,考虑如何发展顺阳文化产业。9月份,准备让铁汉当文化局长兼文联主席。铁汉8月10日到岗,12日出外考察,22日回来,23日到办公室打扫卫生,24日晚检察院便来搜查。所以,他的办公室里连纸片都没有几张。

四五个人在铁汉办公室里翻了一通,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最后朱军拿起一份《大阳市顺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看了看,对丁峰说:

“把这个拿走吧。”

铁汉暗自好笑:一份《文联章程》,难道也是罪证吗?!

3

就这样,在顺阳检察院折腾了一个通宵,直到8月25日早晨7点,朱军方夹着一本卷宗走进审讯室,对铁汉开始正儿八经地询问。

朱军装腔作势地坐在装有防护罩的审讯桌前,正正身子,抬抬眼镜,清清嗓门,铁着脸道:

“铁汉:我现在正式告知你,你因涉嫌经济犯罪,我们顺阳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决定对你进行立案侦查。具体负责这个案子的是我,朱军,顺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丁峰,顺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还有一个叫欧强,刚才他不在这里。依据法律规定,你对办案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我们三个人经办你的案子,你申不申请回避?”

铁汉说:“我不申请回避。”

朱军伸手抬了抬眼镜说:“也行。其实申不申请回避都一样,作为办案人员我们都会公正执法,公正办案是我们的职业道德。换谁都会实事求是的……我再问一次,你申不申请回避?”

铁汉说:“我坚信你们会实事求是,我不申请回避。”

“其实,”朱军摇头咧嘴做苦笑样,“我也不想办你的案子。你我是熟人,怕产生误会。但有什么办法呢?领导交办的任务,我们是吃这碗饭的,身不由己啊!这是我的苦衷,希望你能理解。”

铁汉说:“我能理解。”心想:别立“牌坊”了。你的为人我算是领教

申诉

上部：
羁押

了。朱军又正正身子，顿了顿嗓门说：“那好，下面我就开始正式询问，丁检察官做好笔录。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铁汉说：“行。”

朱军问：“姓名？”

铁汉答：“铁汉。”

“性别？”

“男。”

“多大年龄？”

“46岁。”

“民族？”

“土家族。”

“文化程度？”

“大专。”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所任职务？”

“原顺阳区旅游局局长、局党组书记，兼任红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刚刚调任顺阳区文联主席。”

朱军问：“还有什么其他社会职务没有？”

铁汉答：“有，我是大阳市作协副主席。还有，我是大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提醒你们在对我采取强制措施以前，要报请市、区人大同意。”

朱军说：“这是我们的事。”接着又问，“你的家庭详细住址？”

铁汉答：“本市顺阳区黎坪街道办事处金色花园小区B栋3单元301室。”

“你的家庭主要成员？”

“妻子宋媛在区公路局上班。儿子铁小风，大学就读；女儿铁小雅，正上高中。”

朱军停顿一下，说：“好，以上是你的基本情况，下面我们详细了解一下你的家庭经济情况。”

铁汉说：“你问吧。”

朱军斟字酌句地问：“你和宋媛是原配还是再婚？”

铁汉爽快答道：“是再婚。”

朱军问：“那么你和你的前妻是什么时候离婚的？”